

飘散的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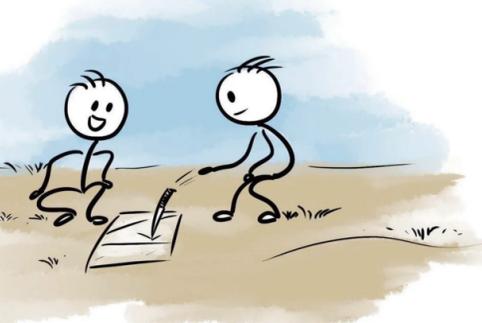
◆杨华

时的叫我:慢点!慢点!

童年时发生的很多画面里都有一棵柚子树,它从来都是安静沉稳的站在我身后充当童年岁月的背景,就像父亲一样沉默寡言。我家这棵柚子树有四五米高,它亭亭如盖,向四周散开枝叶遮挡阳光,有它的庇护就会形成一片阴凉。父亲午间劳作回家,搬一把椅子坐在树荫下,悠闲自在的抽起一支烟,然后靠着椅子在微风抚摩中进入梦乡。我喜欢爬到树上靠着一根粗壮的树枝睡觉,在将睡未睡之间看着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叶形成的星星点点,像凝视夏夜的星空,悠远而深邃。那时候,父亲在它粗壮的枝丫上挂了一个秋千,作为为数不多的娱乐项目,自然受到孩子们的青睐。我经常坐在秋千上晃来荡去幻想着未来,想象着外面的世界和长大后的样子。有一次表伯从远方来到我家,他见我坐在秋千上便搬来一把椅子顺势坐下,然后用手揽着我的背教我唱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当时他高昂歌唱的情绪深深感染了我。而我也用稚嫩却嘹亮的声音跟着他一遍一遍的

唱声:冰棒!冰棒!我看见一个人推着自行车从屋后的石板路上走来,车后座上有一个用毛巾盖着的白色泡沫箱。那是孩子们的百宝箱,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冰棒正冒着冰凉的寒气。我立即从凉床上弹起来光着晒得黝黑的膀子跑到家门口张望。我吞着口水,他扶着车子挑逗:小娃娃,来一根?我赶紧把裤兜里层扯出来吊在外面,像两只兔子的耳朵。他嘿嘿一笑潇洒的跨上自行车悠悠的离开。“冰棒,冰棒,不得吃有点心慌”。太太站在她家的大门口朝着我喊道。我没好气的瞥了她一眼,悻悻的回到家里翻出一颗糖精放进嘴里,想象着绿豆冰棒的味道。

在我的印象中太太是一个慈祥可爱的老婆婆,因为个子不高我们又叫她“小太太”,而她的丈夫个子高大魁梧,我们称呼他“高太太”以示区别。太太是老家的叫法,因为是一个家族的,辈分又比我的爷爷大一辈,所以我得叫他们太公或太婆,由于小孩舌头直不灵活,大人们就教我称呼“太太”,以免发音不清楚出洋相。虽然小太太是因为喜欢我才逗我玩,但我却分不好好歹,时常气鼓鼓的不理她。可太太家有电视机,到时就播放动画片,这是我无法拒绝的。所以我会忘记之前的“过节”,扭扭捏捏的来到她家请求看电视。“小太太”。我靠在她家敞开的房门口探进脑袋朝屋里观察。这时小太太在屋里坐着,弯曲的大腿上放着装满花生的簸箕,她戴着老花镜低着头认真的剥着花生。悬在屋顶的大灯泡安静的发出昏黄的光,我看不清她的脸。“进来吧,自己看电视”。小太太听到我的声音依旧低着头忙着手里的活。得到许可后,我立马抬起小短腿连跨带爬的“滚”进屋里打开电视机,然后端端正正的坐在椅子上看起电视来。那段岁月我认识了开飞机的舒克和驾驶坦克的贝塔以及熟悉了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中播放的《渔舟唱晚》。直至今日,偶尔听到那悠扬的旋律,我都会情不自禁的想起在太太家看电视的情景:屋里灯光昏暗,太太弯着腰剥着花生,我靠在她身边津津有味的看着电视,时不时抓过一把花生米放进嘴里,她假装嗔怪的拍了下我的手说道:吃多了会在肚子里发芽的!



太太家屋后不远处有一条河,河水清澈,鱼虾成群,据大人们说是从梵净山流下来的。不过在那个信息闭塞交通落后的时代,梵净山对于我们仅仅是一个概念而已,加之大家文化水平不高见识不多,我们总以“梵”就是“饭”,所以谁家的孩子吃饭厉害,大人们就会说他是“饭周山”下来的,曾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很好奇“饭周山”的人都饿死了吗?夏日炎炎,河水清凉,波光粼粼,蜿蜒于群山脚下的小江静静的流淌,一艘渡船在船老板轻巧的拨弄下横跨河面悠然的来回,河边的悬崖上有一棵参天古树,树上有一个巨大的鸟窝,窝里住着几只白鹤,它们时而起飞在空中盘旋侦察,时而敛翅俯冲入水叼起鱼儿后一飞冲天回归鸟窝。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和弟弟经常光着膀子顶着烈日去河里洗澡。有一次弟弟光着屁股走在前面,我紧随其后,突然发现他肥硕的屁股中掉着一根“缩筋带”,随着走路时屁股滑稽的扭动,“缩筋带”摆来甩去,就像壁虎的尾巴。“金毛,别动!”我叫住弟弟好奇的凑近他的屁股观察,原来是一根足有20公分长的“潮虫”(寄生虫)。“你生潮虫了”。我又掰开他的两瓣屁股确认了一下,那惨白的虫子一动不动的悬挂着,把我吓得倒退几步。“我自己扯出来”。弟弟说完,鄙夷的看了我一眼,随后撅着屁股反手抓着虫子慢慢的往外扯,生怕扯断了一样,一会儿一根完整的虫子就横空出世了。弟弟一边挥舞着虫子,一边朝河里跑去,就像凯旋的战士在炫耀他缴获的战利品。我远远的跟着,喉咙里有异物不断地涌动。突然他转过身邪魅一笑,将“潮虫”精准的扔到我的脸上,然后大笑着一个猛子扎进河里,只见透明的水面下一个孩子贴着河床像青蛙一样手脚蹬游出很远。一阵微风掠过,涟漪漾开,河水变成风中凌乱的绸缎,船老板扯着嗓子唱着山歌撑着渡船悠悠驶来,弟弟潜下船底消失不见。

童年在屁股颧颧的鬼脸中突然消失,让人猝不及防尴尬莫名。在我还以为可以光着屁股下河游泳的时候,太太站在船上呵斥才让我猛然惊醒,原来我已进入少年。那天,夏末秋初,烈日依旧,不过它的威力要显得温柔得多。我脱下衣裤,照例用脚试探一下坚硬的沙石,然后小心翼翼的走进齐腰深的河中,用手掬一捧水拍在胸口上,嘴里念着父亲教我的咒语:一拍拍,拍拍,娃娃洗澡莫着黑。念完咒语,我有如神助,双脚猛地用力一蹬,头顺势朝水里一扎,我的身体像泥鳅一样射出很远。河里有一块形状怪异的鹅卵石,还有悠然自得的水草,以及不知谁家扔进河里的破瓷碗。游了几圈感觉疲倦,我趴在水里昂着头用手扒着河床向岸边爬去,由于水的浮力的作用,整个人犹如太空漫步。临近下午,骄阳收敛了脾气,一阵微风拂过,倒显得太阳的慈悲。我背靠河岸又悄悄冒出“汗毛”的双腿,悠闲地望着对岸飘来的渡船,任由鱼儿在双腿间抚摸食物。船头上站着戴着斗笠的小太太,一天的劳作让她显得有些疲倦。“太太”。我兴奋的挥舞着手向小太太打招呼,就像以前一样。她沉着脸莫名其妙的朝我怒斥道:“这么大了,还不害羞”。听完她的斥责,我下意识的朝下腹部看去,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钻进深水处。

原来的童年被腿上的“汗毛”挤走了,原来我的童年被小太太的一声呵斥吓走了,原来我的童年被悄然萌发的羞耻心煽走了。有人说怀旧的人心底柔软,却逃避现实懦弱不前。事实上童年的那一汪清泉一直给予我滋养,让我在疲倦麻木的沙漠里挺起希望。我们不必故作深沉,应以“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的童心珍惜每一个朝阳和晚霞,就像高尔基的名言:大人们都学坏了,他们正在经受上帝的考验,而你还没有,你应该照小孩的理智生活。

双联想与我说话。我问:“二哥,你的精神状况很差。”他艰难地回答我:“我三天没合眼了。”“什么原因?”“不晓得。”“你不要多想,安心治病。”“嗯。”

中午我再去看他时,他已出院回到了老家。回去后,他用三天时间亲自去野地选好了墓地,安排木工到家里加工好了他的棺木。在临终最后一晚,我们五兄妹和二嫂娘家几兄妹全部一起陪他。几天没能吃下一口食物的他,看见我们众人在他的病床前吃晚饭,煤炉上面的铁锅里正煮着猪肉油渣和白菜,让他有了食欲,也吃了点饭。我猜测,这可能是他最后一餐饭了,也就是老人说过的“上路食”,而且预计很有可能就在当晚或最多次日就要离开我们。见我三兄弟在一起,二哥就带着沙哑微弱的声音,和我们商量好了父母的赡养和相关事宜。期间,我再也没能忍住,拉着他的手放声大哭起来……我一生中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在场的人也无不跟着哽咽。次日凌晨六点,我赶去坟园看墓;中午12时返回途中,一阵猛烈寒颤掠过全身,预感二哥已撒手人寰。下午三点紧急赶到老家时,他已停放在堂屋左边;询问方知,二哥于中午12时去世。

腊月二十一日,他被安葬在寨子边的一块地里。下葬时,当最后一次揭开棺盖,见到他已瘦得皮包骨,双眼深陷,双唇微闭,脸色浅黑——我陡然想到,就此一瞬间,我们将生死离别,今后永远也不再见了……

以前的清明节,我没能次次来到二哥的坟头扫墓;但今年是他的七十冥诞了,我便带上两个女婿专程赶来,因为我也不知道以后还能来这里看他多少次。但是,只要我生命尚在,只要能出行,只要我不痴呆,我一定会带上青、香和纸等必备物品,在清明时节,来给他扫扫墓,来与他说话,来陪他喝喝酒。

此时,有人从坟前路过,叫了我两声;我从悲痛中清醒过来,看了一下时间,已下午了。我不禁这样轻轻念叨了出来——“时间竟过得这么快。”

在随后的二十天住院期间,我利用上班间隙每天早中晚三次前去看望,与他交谈,代他填写往返德江、遵义、贵阳的差旅费、检查费等等。在他返回老家的前一天清早,我照例去探望他。他已站立不稳,眯着

求我绝对不能犯错。我牢记在心,一生概无贪淡之行。这些,都与我二哥对我的谆谆教导有关。

1992年春末,正在讲台上讲课的二哥。突然右胸剧烈疼痛,倒在讲台上。校长闻讯,将他急送区中心医院。经过治疗,疼痛缓解。次日上午,我再带着他去到德江县人民医院,正给他做B超时,却突然停电。很着急,询问医生,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有时停一天,有时半天,说不准”。我们商议后,随即坐班车赶往60公里外的凤冈县人民医院。十点赶到要求作肝胆脾胰B超检查时,医生检查说是肾的问题,不同意作肝胆B超,只作肾脏B超。一小时后,双肾B超显示皆有结石。随后,请医生开了药,我们

便返回了。

转眼到了秋末,二哥的身体越来越消瘦,母亲要求他再去检查一下身体,因二嫂饲养的猪未肥还不能卖,就拖到了腊月初。我、二嫂和姐夫三人共同带他到遵义医学院做肝胆CT检查,结果是肝癌晚期,先转移到肺部,现在已扩散全身。随即又马不停蹄到贵阳医学院做肝胆CT复查,也确诊是肝癌晚期。而且医生交代,最多只能活一两个月,没有必要住院。当晚,除了他不知道病情,仍能吃下一点饭,我们三人一口也吃不下。他还问:“你们怎么一个都不吃?”其实我们的心在撕裂,哪里吃得下?次日,我们给他讲,只是肺气管,回去煎茶区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即可。

在随后的二十天住院期间,我利用上班间隙每天早中晚三次前去看望,与他交谈,代他填写往返德江、遵义、贵阳的差旅费、检查费等等。在他返回老家的前一天清早,我照例去探望他。他已站立不稳,眯着

我绝对不能犯错。我牢记在心,一生概无贪淡之行。这些,都与我二哥对我的谆谆教导有关。

1992年春末,正在讲台上讲课的二哥。突然右胸剧烈疼痛,倒在讲台上。校长闻讯,将他急送区中心医院。经过治疗,疼痛缓解。次日上午,我再带着他去到德江县人民医院,正给他做B超时,却突然停电。很着急,询问医生,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有时停一天,有时半天,说不准”。我们商议后,随即坐班车赶往60公里外的凤冈县人民医院。十点赶到要求作肝胆脾胰B超检查时,医生检查说是肾的问题,不同意作肝胆B超,只作肾脏B超。一小时后,双肾B超显示皆有结石。随后,请医生开了药,我们

便返回了。

转眼到了秋末,二哥的身体越来越消瘦,母亲要求他再去检查一下身体,因二嫂饲养的猪未肥还不能卖,就拖到了腊月初。我、二嫂和姐夫三人共同带他到遵义医学院做肝胆CT检查,结果是肝癌晚期,先转移到肺部,现在已扩散全身。随即又马不停蹄到贵阳医学院做肝胆CT复查,也确诊是肝癌晚期。而且医生交代,最多只能活一两个月,没有必要住院。当晚,除了他不知道病情,仍能吃下一点饭,我们三人一口也吃不下。他还问:“你们怎么一个都不吃?”其实我们的心在撕裂,哪里吃得下?次日,我们给他讲,只是肺气管,回去煎茶区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即可。

在随后的二十天住院期间,我利用上班间隙每天早中晚三次前去看望,与他交谈,代他填写往返德江、遵义、贵阳的差旅费、检查费等等。在他返回老家的前一天清早,我照例去探望他。他已站立不稳,眯着

求我绝对不能犯错。我牢记在心,一生概无贪淡之行。这些,都与我二哥对我的谆谆教导有关。

1992年春末,正在讲台上讲课的二哥。突然右胸剧烈疼痛,倒在讲台上。校长闻讯,将他急送区中心医院。经过治疗,疼痛缓解。次日上午,我再带着他去到德江县人民医院,正给他做B超时,却突然停电。很着急,询问医生,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有时停一天,有时半天,说不准”。我们商议后,随即坐班车赶往60公里外的凤冈县人民医院。十点赶到要求作肝胆脾胰B超检查时,医生检查说是肾的问题,不同意作肝胆B超,只作肾脏B超。一小时后,双肾B超显示皆有结石。随后,请医生开了药,我们

便返回了。

转眼到了秋末,二哥的身体越来越消瘦,母亲要求他再去检查一下身体,因二嫂饲养的猪未肥还不能卖,就拖到了腊月初。我、二嫂和姐夫三人共同带他到遵义医学院做肝胆CT检查,结果是肝癌晚期,先转移到肺部,现在已扩散全身。随即又马不停蹄到贵阳医学院做肝胆CT复查,也确诊是肝癌晚期。而且医生交代,最多只能活一两个月,没有必要住院。当晚,除了他不知道病情,仍能吃下一点饭,我们三人一口也吃不下。他还问:“你们怎么一个都不吃?”其实我们的心在撕裂,哪里吃得下?次日,我们给他讲,只是肺气管,回去煎茶区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即可。

在随后的二十天住院期间,我利用上班间隙每天早中晚三次前去看望,与他交谈,代他填写往返德江、遵义、贵阳的差旅费、检查费等等。在他返回老家的前一天清早,我照例去探望他。他已站立不稳,眯着

求我绝对不能犯错。我牢记在心,一生概无贪淡之行。这些,都与我二哥对我的谆谆教导有关。

1992年春末,正在讲台上讲课的二哥。突然右胸剧烈疼痛,倒在讲台上。校长闻讯,将他急送区中心医院。经过治疗,疼痛缓解。次日上午,我再带着他去到德江县人民医院,正给他做B超时,却突然停电。很着急,询问医生,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有时停一天,有时半天,说不准”。我们商议后,随即坐班车赶往60公里外的凤冈县人民医院。十点赶到要求作肝胆脾胰B超检查时,医生检查说是肾的问题,不同意作肝胆B超,只作肾脏B超。一小时后,双肾B超显示皆有结石。随后,请医生开了药,我们

便返回了。

转眼到了秋末,二哥的身体越来越消瘦,母亲要求他再去检查一下身体,因二嫂饲养的猪未肥还不能卖,就拖到了腊月初。我、二嫂和姐夫三人共同带他到遵义医学院做肝胆CT检查,结果是肝癌晚期,先转移到肺部,现在已扩散全身。随即又马不停蹄到贵阳医学院做肝胆CT复查,也确诊是肝癌晚期。而且医生交代,最多只能活一两个月,没有必要住院。当晚,除了他不知道病情,仍能吃下一点饭,我们三人一口也吃不下。他还问:“你们怎么一个都不吃?”其实我们的心在撕裂,哪里吃得下?次日,我们给他讲,只是肺气管,回去煎茶区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即可。

双联想与我说话。我问:“二哥,你的精神状况很差。”他艰难地回答我:“我三天没合眼了。”“什么原因?”“不晓得。”“你不要多想,安心治病。”“嗯。”

中午我再去看他时,他已出院回到了老家。回去后,他用三天时间亲自去野地选好了墓地,安排木工到家里加工好了他的棺木。在临终最后一晚,我们五兄妹和二嫂娘家几兄妹全部一起陪他。几天没能吃下一口食物的他,看见我们众人在他的病床前吃晚饭,煤炉上面的铁锅里正煮着猪肉油渣和白菜,让他有了食欲,也吃了点饭。我猜测,这可能是他最后一餐饭了,也就是老人说过的“上路食”,而且预计很有可能就在当晚或最多次日就要离开我们。见我三兄弟在一起,二哥就带着沙哑微弱的声音,和我们商量好了父母的赡养和相关事宜。期间,我再也没能忍住,拉着他的手放声大哭起来……我一生中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在场的人也无不跟着哽咽。次日凌晨六点,我赶去坟园看墓;中午12时返回途中,一阵猛烈寒颤掠过全身,预感二哥已撒手人寰。下午三点紧急赶到老家时,他已停放在堂屋左边;询问方知,二哥于中午12时去世。

腊月二十一日,他被安葬在寨子边的一块地里。下葬时,当最后一次揭开棺盖,见到他已瘦得皮包骨,双眼深陷,双唇微闭,脸色浅黑——我陡然想到,就此一瞬间,我们将生死离别,今后永远也不再见了……

以前的清明节,我没能次次来到二哥的坟头扫墓;但今年是他的七十冥诞了,我便带上两个女婿专程赶来,因为我也不知道以后还能来这里看他多少次。但是,只要我生命尚在,只要能出行,只要我不痴呆,我一定会带上青、香和纸等必备物品,在清明时节,来给他扫扫墓,来与他说话,来陪他喝喝酒。

此时,有人从坟前路过,叫了我两声;我从悲痛中清醒过来,看了一下时间,已下午了。我不禁这样轻轻念叨了出来——“时间竟过得这么快。”

在随后的二十天住院期间,我利用上班间隙每天早中晚三次前去看望,与他交谈,代他填写往返德江、遵义、贵阳的差旅费、检查费等等。在他返回老家的前一天清早,我照例去探望他。他已站立不稳,眯着

求我绝对不能犯错。我牢记在心,一生概无贪淡之行。这些,都与我二哥对我的谆谆教导有关。

1992年春末,正在讲台上讲课的二哥。突然右胸剧烈疼痛,倒在讲台上。校长闻讯,将他急送区中心医院。经过治疗,疼痛缓解。次日上午,我再带着他去到德江县人民医院,正给他做B超时,却突然停电。很着急,询问医生,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有时停一天,有时半天,说不准”。我们商议后,随即坐班车赶往60公里外的凤冈县人民医院。十点赶到要求作肝胆脾胰B超检查时,医生检查说是肾的问题,不同意作肝胆B超,只作肾脏B超。一小时后,双肾B超显示皆有结石。随后,请医生开了药,我们

便返回了。

转眼到了秋末,二哥的身体越来越消瘦,母亲要求他再去检查一下身体,因二嫂饲养的猪未肥还不能卖,就拖到了腊月初。我、二嫂和姐夫三人共同带他到遵义医学院做肝胆CT检查,结果是肝癌晚期,先转移到肺部,现在已扩散全身。随即又马不停蹄到贵阳医学院做肝胆CT复查,也确诊是肝癌晚期。而且医生交代,最多只能活一两个月,没有必要住院。当晚,除了他不知道病情,仍能吃下一点饭,我们三人一口也吃不下。他还问:“你们怎么一个都不吃?”其实我们的心在撕裂,哪里吃得下?次日,我们给他讲,只是肺气管,回去煎茶区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即可。

在随后的二十天住院期间,我利用上班间隙每天早中晚三次前去看望,与他交谈,代他填写往返德江、遵义、贵阳的差旅费、检查费等等。在他返回老家的前一天清早,我照例去探望他。他已站立不稳,眯着

求我绝对不能犯错。我牢记在心,一生概无贪淡之行。这些,都与我二哥对我的谆谆教导有关。

1992年春末,正在讲台上讲课的二哥。突然右胸剧烈疼痛,倒在讲台上。校长闻讯,将他急送区中心医院。经过治疗,疼痛缓解。次日上午,我再带着他去到德江县人民医院,正给他做B超时,却突然停电。很着急,询问医生,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有时停一天,有时半天,说不准”。我们商议后,随即坐班车赶往60公里外的凤冈县人民医院。十点赶到要求作肝胆脾胰B超检查时,医生检查说是肾的问题,不同意作肝胆B超,只作肾脏B超。一小时后,双肾B超显示皆有结石。随后,请医生开了药,我们

便返回了。

笔下山河

◆刘远华

仙女石

我是天地的女儿自由的凤山壑的纱雾是我挥舞着的衣袖夕阳的余晖是岁月予我的披肩

我从千年走来眺望连绵着的英雄的万山等第一缕阳光洒下等矿洞的劳动号子响起等喜悦的歌声回荡

我等一个个黝黑的汉子头顶的矿灯照亮幽深的矿洞我等一车车斑驳的矿石蒸馏炉承德的骄傲在蒸腾那个年代繁华的“小香港”人们匆忙而喜悦的面庞

我等山花一年一度盛开我等冰凉的机器一个接一个发出我等散落石子一颗一颗回来可我等来一场冬雪染白我温柔的青丝冰封我纤弱的身躯

看黑矸子张开惊恐的嘴巴别害怕,等春雨滴答地下它就是一颗流泪的心看那些沉默的机床锈鳞片扎得手生疼黑朽的木柄接力了几代人

刨开冷风飒的矿渣堆夜里闪着亮眼的赤铁矿风吹过华山上上的碑文米贡山中流出汨汨文明村口开演热闹的傩戏下有乡亲们炯炯有神的眼睛

我等你,归来吧!重新站回山之巅转型,白颈按下暂停键发展,丹砂镶嵌在金冠高楼坪上高楼林立梅子溪下梅子红遍

我等你,哪怕等成了一尊倔强的石像只要你未曾忘记赤子丹心古老的石头也能开出春天的花蕊

中华山下

比我先抵达的是我的记忆你常在黑夜里打坐潺潺的河流过年轻人的耳朵山上千年的风雨流下夜半的歌钟声还在梦里响着点燃虔诚的香火月光比从前都亮山脚的愿望汇成山顶的金光



在木杉河畔走过我不是一个游人河水流出的不是水是你我行走的眼睛

擦肩而过的不仅是白云还有垂柳想着飞天的柳絮在天空遇见比石头更沉默的沉默

星星没有打招呼莽撞的落在河面落进心窝落入黑夜一片

月亮躺在木杉河上一颗心,波澜不惊在木杉河畔匆匆而过的脚印淹没在河里